

【快乐老年】

带孙就像吃怪味豆

□喻云



插图
巴巴熊

【家事直播】

父亲送杏

□韦钦国

前几日父亲频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去,端午节放不放假,说家里的杏快熟了,赶快回去吃。家里的几棵杏树属于麦黄杏,小麦收割时就可以吃。每次接电话我都说些模棱两可的话:“挺忙的,过两天再说吧,回家之前给您打电话。”其实我并不同意回去:离家近四百公里,来回至少要两天,大热的天折腾不说,仅路费一项就得两百多块,能买多少杏?

周六晚上临时加班,回到家时都快八点了,我刚到门口就发现一个人蹲着抽烟,一瞅竟是父亲,身边还有一个鼓鼓囊囊的半截化肥袋子。我赶紧把父亲让进屋里,问他袋子里装的是什么,父亲说:“给你们摘的杏,今年的杏可好了,昨天你娘才给摘的。”咳,我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呢,集上多得是,好杏两三块钱一斤。我埋怨他:“来之前也不打个电话,要是我出差或不在家咋办?”父亲嘿嘿一笑,我也不好多说什么。父亲小心地解开袋子,从里面拿出几颗又大又黄的杏,随手抹了两下递给我,说:“今年杏结得好,咱也不卖,亲戚都分点,不信你尝尝。”我接过杏,轻轻咬一口,甜中带酸,味道如小时候吃的一样,真的比在东八大集上买的好吃。

昨天表弟从老家来济南办事又给我捎来了一些杏,这下我有点生气了:大热天的捎这东西不嫌麻烦吗?再说杏也就是吃个新鲜,既不能当饭吃又放不下。表弟说:“我大舅非让带,说咱家的杏没打药,吃多了也没事。”想想这么多杏也不好处理,上班时我就带了一些分给了同事,同事边吃边夸我有福气,一位女同事一边吃杏一边抹眼泪。她说以往每年的这个时候,她爸也会给她送杏的,但现在再也吃不到这么甜的“杏”了——她爸爸去年6月去世了。

听了这句话,我的眼眶有些发潮——从老家来济南要先坐小公共到县城,然后坐大客到济南,再转两趟公交车才能到我家。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,提着个鼓囊囊的化肥袋子,真不知道父亲是如何把这些杏扛到我家里的,别说是甜杏,即使是酸的吃起来也甜啊!

闲聊时,有老年朋友问我带孙子的感觉如何,我回答说:“过瘾了!”大家都笑,我亦苦笑。

我现在这个家,女儿出嫁没出门,儿媳娶进来了也没分开住。八口之家挤在一个住处,一个锅里吃饭,饮食起居全在一起。大家都说我家和谐、热闹,名声也很好,实在是过奖了。

外孙女去上初中,她出生时,我和女儿女婿都有工作,自然这带外孙女是老伴的专职。这孩子聪明伶俐又温顺,从小拉扯大,十几年时光一晃就过去了。

儿子崇尚晚婚晚育,拖到我退休之后才生孩子,带孙之事我自然正式进入角色。谁知时过境迁,世道有变。我们小时候养家糊口都难,对孩子也是如同放牛般只管温饱。现在独苗一根,娇贵得很,难怪通称“小皇帝”。现在带孙子真是“越小越认真,越大越难带”。

孩子的吃是一家人高度关注的。上街买菜必须把握这“皇帝至上”的原则,其他人一律将就。孙子喜欢吃鱼。可这鱼儿都有刺,让人吃起来提心吊胆,喂孙子吃更是倍加小心。我和老伴有时一同戴着老花镜,一个负责

剔鱼刺,一个负责复检和喂食,真是到了谨小慎微、一丝不苟的程度。孙子吃鱼偶尔也发出异常反应的信号,全家人特别是我老伴顿时精神紧张起来,如真有什么闪失,还生怕晚辈说我们不细心。

陪孙子玩也不轻松。外出散步闲逛,只要带上他,我的神经就处于高度紧张状态。既怕乱跑丢失,又怕摔跤被车撞,只得寸步不离紧跟其后。到河边后孙子发起冲锋,径直向前跑个不停,我只好跟着跑,有一次新皮鞋开始发难,脚上长鸡眼处被夹得疼痛难忍,只好脱下提着,光着脚与孙子“陪练”。这情形旁人看着肯定是开心可笑的。于是我从此再也不敢穿皮鞋。

孙子两三岁开始学骑三轮车。在院内学学倒也放心,后来熟练了些就非要上街上路。车有防歪倒装置,倒地的事不用太担心,但这速度特别是上坡时要比他跑得更快了。侍候左右的我只好竭尽全力紧追不舍,口呼行人让路,手拨两厢靠边,有生以来只有这个时候算是四肢五官一齐派上了用场。几年下来,除领略了个中情趣,也感到我这

手脚的确又被磨炼得麻利多了。

在日常生活中,被这小家伙左右的事是层出不穷的。看电视我爱看新闻,而他喜欢看动画片,什么喜羊羊、熊出没,百看不厌。没有商量余地,只好“小皇帝”优先。每当我看书或写作正在入神时,他却拿本故事书或连环画,要给他讲故事,而且是讲完一个又一个,没完没了。有时还问些不着边际的问题,使我答不上话来。

上了街,闹着进店买玩具、食物的事是常有的。这玩具有是否安全和适不适合其年龄段的问题,食品也有种种选择,不能说买就买。不买,这小东西就叫着、闹着、哭着甚至躺地上打滚。有次我气不过,伸手去打他的屁股,谁知他竟冒出一句让我哭笑不得的话:“老同志打人啦!”我高高举起的手只得慢慢下垂。这就是带孙子的滋味。

家里常有亲戚朋友来串门,见到我家这情形,往往会说句恭维的话:“您老真是尽享天伦之乐呀!”对此,我总是陪着笑脸答道:“哪里!哪里!”而内心真正想表达的是:我不过是成天在嚼怪味豆而已!

【心香一瓣】

悬壶济世的父亲走了

□秦雪梅

去年7月11日,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。依照他的遗愿,丧事从简,没有让单位组织同事送别,也没有通知千里之外老家的亲友。我一边静静地寄托哀思,一边想父亲卧床十余年,历尽病痛折磨,最后仍不忘记替后来人考虑,大概是早已把世事参透看开了吧。

“亲戚或余悲,他人亦已歌。死去无所道,托体同山阿。”父亲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担任过十年急诊科主任,一直工作在救死扶伤的第一线,自然也看过了太多的生生死死,所以,当我有一次和他聊起陶潜的这首诗,他深为赞同,连说了几遍“写得好”。

父亲对生死持有的极其理性的思考与态度,与他的出身有一定关系。他是威海乳山秦家庄的第一个大学生。对于那个偏远渔村的孩子们来说,出海的叔叔伯伯或者哪个同学的父亲没有回来,是不时发生的令人伤心又无法避免的事,所以会有海明威“太阳照常升起”的达观。

作为渔民的后代,父亲不向命运屈服的性格早就形成,且终生未变。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,备受父母及兄姊宠爱,他也从未让家族失望,顺利地考上了淄博医专。入学后,他了解到仍有机会考大学,就又苦读一番,迈进了山东医科大学的校门,成为那

一届最年长的学生之一。彼时,他已娶妻生子。

1968年,父亲在时代的号角声中,成为支援三线建设的热血青年中的一员。那时他毕业没多久,刚刚在烟台山医院安顿下来,就携孀将妻奔赴沂蒙山区,筹建为兵工厂服务的战备医院。去年,我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沂源县故地重游,当地的村民依然清晰地记得“秦大夫”,还提起了父亲给一个急诊患者献血的往事。

1979年,父亲奉调回到济南,回到了熟悉的母校和附属医院。没过几天,他就发现自己在大山深处呆的十几年里,业务已经大大落伍。他以从头再来的豪情和毅力,刻苦钻研起业务来。我在整理他的日记本时,每张扉页上都写着带有那个时代印记的励志警语。伴随着连续发表的学术论文、专著,他的职称也由住院医师较快地晋升为主任医师。在那段全家挤在一间平房的蜗居时光里,每天晚上他都一动不动地坐在书桌前,夏天就在脚下放一盆凉水,彻夜苦读,也让我对自己的学习不敢懈怠。命运对父亲努力的回报是,他被选为山东急诊医学会的主任委员,还担任过全国医学院校通用教材《内科学》的编委。

1999年,父亲再次响应国家的号召,参加了中国援助坦桑尼

亚的医疗队。在遥远的非洲,他严谨踏实地为当地人民的健康服务,受到了总统的接见。他的英语基础并不好,但利用业余时间,靠着字典和向西方同行请教,编译了一本《艾滋病防治手册》。我问他,为什么选这么个题目?他说,虽然当时艾滋病在中国还很罕见,但在非洲和西方已经普遍,国界在人类面对的疾病面前极其脆弱,我如果不抓住当时有利的研究条件,就太可惜了。后来艾滋病在中国的出现及蔓延证明了他研究的超前性。

父亲姓秦,讳桂玺,作为一个渔民的儿子,他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医生,有著作传世,更把救死扶伤的足迹印在了非洲大陆;作为一个父亲,他身教言传,三个孩子都成人成家,从事着有益于社会的工作;也许他最遗憾的是作为丈夫的角色,由于他一心扑在工作上,常年在外奔波,母亲承担了照顾家庭教育孩子的重担,积劳成疾,虽经多方诊治,还是在65岁时过早离世,未能享受到生活改善后的好日子,这成为父亲最不能释怀的一件恨事。如今,父亲母亲合葬在济南南郊玉函山的苍松翠柏中,他们一生奔波劳顿、聚少离多,现在终于守在了一起。愿他们安息!



【家有儿女】

女儿的善良让我担忧

□聂勇军

女儿今年17岁,在一所高中就读,按说也该懂得一点社会的复杂性了,可女儿却不,仍单纯得像一张白纸,常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看待社会的种种美好。说实话,女儿的善良真的让我很担心。

前天,女儿放学后很晚才回家,我问女儿干啥去了,女儿说在路上碰到一个乡下大伯问路,好心指了路,可大伯不识字,又不认得公交车牌,女儿就细心画了一个路线图,临上车时,见天色已晚,女儿还是放心不下,就随同大伯一起上了车,还不好意思说是送他,只说是顺路去看望一下老师,送大伯下车后女儿才折回来。我本来想训女儿几句,可见女儿一脸劳累,只好将话藏在心底。

女儿天性善良,大爱做好事,有时真的让我们无可奈何。年前,女儿与一个乡下学生结成了“对子”,年后,“对子”的大哥到城里找事做,竟找到女儿这个“熟人”头上来了,女儿不但好心安排人家吃饭、住宿,末了还动员我们帮忙,课后并自己上床联系“关系”。我们说读书要紧,要适可而止,况且你一个女孩能有多大能耐?没想到女儿竟开导我,说你们不知道这些乡下人生活有多难,出门一趟多不易,我能看着他们像无头苍蝇那样在城里乱窜受累吗?那样我书也会读得不安心的。女儿如此“达理”,吓得我们哑口无言。

平时,女儿出门为我买报纸,总要走好远的路到一个孤寡老头那里买。女儿说人家靠卖报为生,我多走几步路算什么?对于街头随处可见的乞丐,女儿路过时总不忘递给一元钱。女儿说尽管有些人可能是职业乞丐,但也有人是真的缺钱,需要帮助,很可怜,我节省一点就等于做了一件好事。

女儿如此行善,但社会还是跟她开了个大玩笑。有一天中午,女儿放学回家的路上,见后面一个胖女人气喘吁吁地喊“抓贼”,就丢下书包朝前面的小偷追去。末了,小偷跑掉了,女儿却一包不见了,可那胖女人却一把抓住女儿,硬说女儿是与小偷一伙的,直到110来了才罢手。女儿委屈得眼泪直流,但此次风波好像并未能改变女儿多少,女儿仍一天到晚乐呵呵,仍是个热心女。

我也知道女儿的做法是对的,但现实是复杂的,不按常理出牌的人挺多,扶起老人遭老人反咬一口的事情比比皆是,尤其是面临如此激烈的社会竞争,女儿一心向善、从不考虑自己的做法,以后踏入社会该如何面对这世事纷杂,尔虞我诈?道理我不是没讲,可女儿却有自己的的一套书本理论,加上天性的善良,我不敢面对女儿那真诚无邪的目光。真的,我不知该如何教育好女儿,让女儿适当时候能“世故点”,面对现实多当几回“看客”。